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問策

問二十八宿在天爲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爲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爲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爲南自斗至璧宿七爲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爲出沒行皆自右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元武分宮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爲春則方爲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爲夏則方爲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爲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

昂非北方應改
作西方

切已改之已改竊已改

屈北為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昂
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

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
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

士氣已改外已改土已改

及星昂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
曰龍見而雩論士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

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
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
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

為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
成說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於禹
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
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
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
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
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
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四逾于河

昂非北方應改
作西方

屈北為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昂
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

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
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
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
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
及星昂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
固已改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
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
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

士氣竹土不

交律則

為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
成說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於禹
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
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
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
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
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
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嶺及岐而下則四逾于河

自壺口雷首而下則回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天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
回在作四已改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濛而下既曰
濛在作漾分枝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
合改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
漢豈復為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
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
三沚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
唐人三沚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于秦蹠

主疑作生
空

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
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
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
推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
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
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莒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
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為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
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
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

自壺口雷首而下則回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天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
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
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
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
漢豈復為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
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
三沱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
唐人三沱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于秦躋

主疑作生
空

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
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
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
惟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
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
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
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為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
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
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

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
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
幾輩今爲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
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爲盛
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
甯者爲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
學者口不絕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關
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
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
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
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

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願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傳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廐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爲
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
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
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豳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
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
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
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
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

待名制
今改

疾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
為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
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
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九幾國大小雅之正變
者九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
矣必有起予之辯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
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
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
說學者開卷莫決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
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

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
十四年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皋
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
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
為虞以虞為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踈而左氏授經
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為逸預豈不知書者
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
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揚雄謂虞夏之書渾、商書灑
、周書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商
盤詰屈聲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
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社

敬
避諱作欽
今改

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楊韓之異同者以告
問昔夫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為武王陳之孔子序
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
疑言有可疑箕子為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
也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
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
詳悉耶有謂初一日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欽
用畀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
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
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為如何
箕子之言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
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不獨得也可以言帝怒矣
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為怒而不畀耶鯀九載
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
之為言無乃失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疇
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
也而五行之用為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
掌之獨三鄉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
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
為武王陳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為臣
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不
今改
不
今改
不
今改

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輒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顯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旨意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爲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爲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蒿艾曰鄙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

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爲及則內外之志異矣以送爲逆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師率克剋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以一字爲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而是信乎而公穀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

之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束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爲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敬爲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

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爲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爲參作蓋假參以爲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奧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爲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

曰別一則曰
記今撰釋

未應作末
今改

爲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天旣述前代之法以成
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
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
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
書爲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
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
其一曰則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
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錄有考夫記事之義
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
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贊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贊以
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贊以

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
曰贊五代贊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
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
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
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
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
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
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其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
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
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與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

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謹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既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遠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

學夏字字
與中庸作說
合

天說天
合

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天子傷周室之哀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

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詭異
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
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
有以辯其疑者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內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
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
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丘明
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
列六家必有以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
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
爲經不可誣也失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

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丘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
也而乃別為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
為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為二家之流者
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
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
流特一馬遷為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
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為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
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
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
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
言必有所不通者願因其說而詳辯之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
曰天曰宗曰望曰禘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
宗各六望三而禘八古人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
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
曰兆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為上帝
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為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為
北辰耀魄寶與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
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
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軋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

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
舜之禋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為泰山河海或以為泰
山淮海或以為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則三望之不同
亦三家也八禘見於郊特牲曰先禘曰司禘曰田畯曰
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鄘曰昆虫或以猫虎為二神
而昆虫不與焉則八禘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
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敬舉先王之
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
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
失之陋矣如之何具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
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

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蒞仕與禮樂之議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祛群言之惑幸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之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是錯於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何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詳觀堯舜禹皋陶稷契之徒相與都俞戒勅於廟堂之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

上疑名作尚

源淵名作

淵源今換括

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臣主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上可為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哀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詆錯言為非而畧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源淵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

法程應作
法法今換括

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待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為天下第一

名應自
今改

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曷為而多賢儀秦曷為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問荀卿論王霸與七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七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

易說易
均改
異名易

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

公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威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城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槩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怨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辯之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選舉之權付之宰相吏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

又具應作具又
今換轉

伊應作但
今改

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苟二弊之不去則八條將爲文具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欵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漢字下疑落字
或有改今替

伊應作但

今改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憑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殺以三人同薦爲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欵知人必明知蕭何之

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為異論徃徃於古之信書信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為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為

子說子下同
今改

漏字下卷一
字傳字多合

匠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為天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荅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為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傳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策問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爲人
君者常惡朋黨而銳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聾之時
曾莫悟其爲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
去之可爲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
已然之黨終莫能絕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
爲朝廷患迄不可去欵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
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
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
事而不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策問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爲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銳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聾之時曾莫悟其爲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爲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已然之黨終莫能絕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爲朝廷患迄不可去欲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

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邪正各為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者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二公之論朋黨世以為名言而一以為君子無黨一以小人無朋一以為君子小人各有願辯其不同者而折以至公之論將以獻于朝

問信聖人之為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為聖人學者皆謂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為人是亦知聖人也苟徒信其為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辯子嘗適周矣及其施也老子以言選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為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

墮成而成不受墮孰謂真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踈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臠肉之至魯不致臠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朝罪之大者也臠肉不至過之小者也恐其大而不忍其小真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俎豆及罹蒲人之難乃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俎豆之言邪豈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苟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與特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高下實係乎時也及先翰林蘇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敝歷唐正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于正果如軾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嘗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爲經如孟荀二子實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爲不能病二子乎必蘇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

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
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
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
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說又皆不同何也願與
諸君辯之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
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媿
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以
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七
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
者學周孔道及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

弘
後
洪

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黃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
洪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
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
儒貢薛常康迭為宰相而帝牽於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
平昔鄙刀筆吏而不齒絀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
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
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
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
儒者也群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

朝四葉文章宸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
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
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
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說又皆不同何也願與
諸君辯之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
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媿
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以
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七
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
者學周孔道反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

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黃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
公孫洪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
之道反不若黃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
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
儒貢薛常康迭為宰相而帝牽於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
平昔鄙刀筆吏而不齒繼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
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
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
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
儒者也群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

不用儒者曷為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為而未免乎
說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
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
也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渠可膺
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為之治者纔五人
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
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為不少矣獨蕭曹為開基之
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
足以預是列也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
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

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寬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
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
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為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
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
殊勲盛烈皆遠誇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

修言

也

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群議

宜曰原奉

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
選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

輩伴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
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
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

不用儒者曷為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為而未免乎
說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
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
也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渠可膺
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為之治者纔五人
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
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為不少矣獨蕭曹為開基之
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
足以預是列也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
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

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寬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
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
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為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
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
殊勲盛烈皆遠誇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
載之上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群議
之惑專任一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
非選代天之選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
輩伴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
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
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

全才不害其為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瑄其為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黃霸之治郡其為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陸孔明之後有瞻其為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元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為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為言然古人

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庸可不求其故歟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戶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戶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為任也願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勞勉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

全才不害其爲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瑄其爲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黃霸之治郡其爲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陸孔明之後有瞻其爲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元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爲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爲言然古人

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庸可不求其故歟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戶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戶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爲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頌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勞勉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

疽

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稱民安
而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
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適者臺章劾罷守臣之
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
帝太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
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
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
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
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

間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郡策而楚慙之也嘗觀劉

燃水

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

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
而不及曾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
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為不忠於所事
議者以帝為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尔項莊
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
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一定以示公矣窘已而
舍之帝以為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
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

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稱民安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逮不可以一二數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邇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帝太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間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郡策而楚慙之也嘗觀劉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譙羽紀信以黃屋誑羽陳平以陰謀疇范增則當時天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曾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爲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爲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尔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一定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爲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

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
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豈
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
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
諸君辯之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為傑然者
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
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莫功計效優於孝
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知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

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
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
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
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
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
之說

建不建者二西京之文章竅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
堅已不及楊馬輩况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
不建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
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况才

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
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宜
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
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
諸君辯之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為傑然者
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
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冀功計效優於孝
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知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

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
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
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
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
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
之說

問東漢之為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
不建者二西京之文章最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
堅已不及楊馬輩况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
不建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
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况才

踈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尔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嫺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勳鴻烈以為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蓋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粲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論起於弄筆生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舜授禹遜位傳賢竅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囚堯之地疑重華之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立遠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偽乎帝王之聖莫佐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佐氏載季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世皋陶未舉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

踈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尔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嫺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勳鴻烈以為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蓋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粲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論起於弄筆生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舜授禹遜位傳賢竅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囚堯之地疑重華之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偽乎帝王之聖莫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佐氏載季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世皋陶未舉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

獄

分校

卷

載

其親

九族

和萬邦

於其始

命義和

授人時

於

舜垂衣

裳而天

下治及

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為之迹於其中咨四獄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况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証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旨又不可以不究也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辯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

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為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為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不知人之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辯之邪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

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爲之迹於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其中咨四嶽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况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旨又不可以不究也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辯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

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偽而堅言僞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為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爲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不知人之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辯之邪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

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強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爲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搖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穹位濃祿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辯之耶夫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辯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不待將聖之生而辯大奸於欺世盜名之日有孝昭獨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以傳之耶願講明其說以獻于朝

問洙泗大儒既沒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錄之筆遂絕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以鉅儒修史號為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到真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慙德在父子兄弟間史贊不少加貶反摭據其好大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褒貶法良史直錄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薦主璧於房闈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

義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咲之域耶肅宗復兩京李泌
之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贊必乃畧不假
借方且異其為人謂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必
之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最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
義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踈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上
而後爲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
區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
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不難得
也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苟願求其用
心處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

邊人

遠人

自邊陲之
寧靜

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
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喪教之道在文而不在武
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蠢爾戎醜以陰干陽
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與漢文
發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
大甲之腰領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
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群議屈志和戎遂收諸將之權
罷公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
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
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亡之迹與夫當今

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
 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我慕
 義而來俯騰請命變鳴鴉為好音華中國如也否耶
 虞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
 解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為不可用於今
 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
 母隱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
 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
 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荀
 况楊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
 教又胡為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
 良不淺史氏亦稱過况雄又不知能繼軻軻而傳道否斯
 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亡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
 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
 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一國家用
 魏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茲矣干戈既

遠人

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舜服有苗謂是可以臣腥羶之氣後服強後之俗豈徒修文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閔既興矣鄉飲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我慕義而來俯請命變鴟鴞為好音中國如是否耶虞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為不可用於今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毋隱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荀况楊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教又胡為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良不淺史氏亦稱過况雄又不知能繼軻軻而傳道否斯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亡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一國家用魏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茲矣干戈既

永

戰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
前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

前者變——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
懼殆亡以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
不能察聲冤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昔
災肆赦之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
議者猶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
乎一事間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彗晏子亦
以四事為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
事否耶諸君當據朕畝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

也
意考古驗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勳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
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
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
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
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卷成靖康
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絕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
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闕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

戰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
邇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
我——宋而水其箕翼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
前者歟——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
懼殆亡以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
不能察聲寃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昔
災肆赦之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
議者猶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
乎一事間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誓晏子亦
以四事為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
事否耶諸君當據臆畝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

也
意考古驗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勲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
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
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
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
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
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絕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
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闕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

之路復命色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
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觀積習之弊俾無
媿於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觀必有
至當之說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